

白虎汤刍议

湖北省咸宁市医院 黎汉华

主题词 《伤寒论》 白虎汤

白虎汤出自《伤寒论》。由石膏、知母、甘草、粳米组成。主治阳明经热盛，功在清热生津，是外感热病气分实热的祖方，疗效可靠。笔者就本方君药的认识、主证、四禁、石膏用量，谈谈看法，供读者参考。

一、白虎汤君药的认识

白虎汤君药，历代医家看法不一，有以知母为君者，亦有石膏为君论述。前者有成无己、许宏等，基本观点是根据《内经》：“热淫所胜，佐以甘苦”和“热淫于内，以苦发之”为理论基础的。后者有柯韵伯、张锡纯等，他们认为：“甘先入脾，以甘泻之，甘寒之品，为泻胃火生津液之上剂。石膏甘寒，寒胜热，色白通肺，质重而气轻，具金能生水之用，故以为君；知母气寒主降，苦以泻肺火，辛以润肾燥，故为臣。”

石膏性味辛甘大寒，质重气轻主降，寒能胜热，甘先入脾，味辛则宣透，均能排除内蕴之热由毛孔而出。《本经》谓：“主中风发热，口干舌燥”，《别录》谓：“除头痛身热，三焦大热，皮肤热，解肌发汗，止消渴烦逆”。本药有良好的清热泻火作用，是清阳明气分实热之要药，故仲景用之独重，三倍于知母，加之石膏色白，名曰白虎者，虎为全兽，虎啸谷风冷，凉生酷暑消，夏火炎息。由此可知，白虎汤主药为

石膏无疑，不属知母也。

二、白虎汤主证 白虎汤主治证候，历代医家归纳为四大症（大热、大渴、大汗、脉洪大），临床时可作本方之标准。但是必须指出的是，病情复杂，不同病机亦可出现相同之症候。吾认为用白虎汤之关键，应以阳明燥热亢盛、津液耗伤、里无燥粪内结为依据。故“四大”症不一定要具全。在特殊情况下，阳明热郁并无汗出，甚至有恶寒等症出现。因此，掌握白虎汤的临床应用，必须四诊合参，辨证分析。即使表证未罢，如兼有内热征象，亦可用之，但根据病邪性质配伍，使表里双解。口略渴者亦可使用，无须一定要大渴引饮，也不一定要具备汗出条件，间有微恶风寒者亦可用之。临床观察，在外感热病中，有时仅见一两个症状亦可加减用之，不必拘泥。

三、白虎汤“四禁” 白虎汤“四禁”在清代吴鞠通的《温病条辨》有论述，他说“白虎汤本为达热出表，若其人脉浮弦而细者，不可与也；脉沉者，不可与也；不渴者，不可与也；汗不出者，不可与也，常须识此，勿令误也。”吴氏提出“四禁”，对白虎汤的临床运用有一定参考价值，但须活看，不可拘泥。吴氏“四禁”即脉浮弦而细、脉沉、不渴、汗不出。前两症禁用白虎汤实有道理。临床观察及有关报道，其第三

症谓“不渴”者，不可与也，夫用白虎汤之定例，渴者加人参，其不渴者即服白虎汤原方，无事加参可知矣。吴氏以为不渴者不可与也，显然与经旨相背乎。且果遵吴氏之言，其人若渴即可与白虎汤，而亦无事加参矣。不又显与渴者加人参经旨相背乎？第四症谓汗不出者不可与也，夫白虎汤三见于《伤寒论》惟阳明篇所主之三阳合病有汗，太阳篇及厥阴篇所主之病，均无汗出表现。而吴氏曰“汗不出”者不可与也，这显与经旨相背乎？况且阳明实热之证，渴而兼汗者，十人之中不过一二，这不是将白虎汤置于无用之地乎？盖彼未知石膏之性也《医学衷参西录》。由此可知，实属白虎汤之病机，不论汗出、口渴与否均可使用。

四、白虎汤石膏用量 白虎汤石膏之用量，古今论述很多。也有人认为，石膏用量过大可致副作用。如《蒲辅周医案》中曾提及一例乙脑，由于一昼夜服石膏四斤之多，出现神呆不语而求诊。董岳林介绍，曾见一病人，一次用石膏一斤多，由原来高热、烦躁，突然变为手足冰冷、呼吸急促，脉搏疾数。从而指出，要辨证掌握石膏之用量。石膏用量不宜太大，亦不宜太轻。其用量每剂在30至120克为妥，然后，再根据病证、年龄、体质、季节等而定，较为恰当。

（作者简介：黎汉华，男，37岁，湖北省咸宁市人。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函授大学，现任湖北省咸宁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。）